

· 評 劇 ·

江田東遊影

郭竹榮 少思章 王立夫 編劇



• 評 劇 •

江 畔 遺 影

郭竹榮 少思章 王立夫編劇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8年 沈阳

时 間：一九五五年夏天。

地 点：哈尔滨市。

人 物：張叶秋——女，二十三、四岁。机关职员。

楊宏文——男，二十五、六岁。机关职员。

彭 岩——男，二十四、五岁。机关职员。转业军人。

徐亚荣——女，二十二岁。潜伏特务。

卖报童——十四、五岁。

园 工——即呂大維。五十多岁，台灣派遣特务。

周 洁——女，二十三、四岁。偵察員。

彭 方——彭岩之兄。三十多岁。偵察科长。

老 李——男，三十岁左右。审讯員。

秋 母——叶秋的母亲。五十多岁。

老李头——五十多岁。看收发室的老工友。

偵察員甲、乙、丙。

公安人員若干。

群众若干。

第一場

時間：初夏的一个傍晚。

地點：哈尔滨市松江公園。

幕 啟：公園內林木參差，花儿茂盛，游人三五成群，園工在低頭掃落葉。叶秋坐在大樹下的條椅上看雜誌，好象在等人，不時張望，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

叶 秋：唉！

(唱)清清的流水，火紅的天，
彩霞籠罩着松江邊。
微微的東風擺細柳，
芍藥如火別樣鮮。
蝴蝶三五旋空轉，
蜻蜓點水鳥兒聲喧。
這風光如畫無限好，
怎奈我心中的苦惱无边！
我有委屈講不出口，
壓在心裡好幾年。
社會上又在搞鎮反，
精神痛苦日夜不安。
母親不知我的底細，
常為我的身體把心担；
宏文他一心把我戀，

怎知我身在苦海深渊！
也不知何日里敢把真情露，
减去了心中病才得安然。

宏 文：（上）日月如梭，时光似箭，

（唱）与叶秋相识已有半年。

午休中约她花园会面，
偏遇上科长叫去把话谈；
好容易应付过去往这里转，
见叶秋她等着我心不安。

（白）叶秋，我来晚了，咳！那个老科长真够呛，下班后
还唠叨了半天，我急……

叶 秋：急什么呀！看你那汗！擦擦。（递手帕给文）

宏 文：不用，我带来了。

叶 秋：接电话我就来了。

宏 文：我本想下班就来，可……

叶 秋：这又有什么！

宏 文：叶秋，我们相处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互相都了解了……我
想和你谈谈……

叶 秋：好，谈吧！

宏 文：叶秋！

（唱）咱二人相处已半年，
彼此了解感情不一般。
不知你对我有何意见，
应该把心里话儿再谈谈。

叶 秋：（唱）听他言不由得心中盘算，
一定是婚事与我明言。
说起来宏文他令人称赞，

人品好文化高是个有为青年。
前年个大学毕业回家轉，
分配在战勤处做个科員。
那一日舞会上二人相見，
从此后心里話互不隱瞞；
好长的日子里有了情感，
他爱我我爱他心心相連。
可就是我历史沒有交代，
怕的是他知曉要把心变。

宏 文：你对我……有沒有意見？……你倒說呀！

叶 秋：（唱）你也曾向我征求意见，
我对你的看法早就談完；
听你的言語委曲婉轉，
有什么知心話只管明言。

宏 文：叶秋！

（唱）从打見面那一晚，
你的影儿印在我心間。
一天不見面心神不定，
你給我生活中带来蜜甜。
我願与你永远在一处，
我願与你同到天边。
只要你在身旁我忘艰險，
只要你在身旁我就沒有困难。

叶 秋：他勇敢的說出心願，
我心底話說不出左右为难。
我爱他他爱我情意非淺，
怕的是那件事把他牽連。

宏 文：唉！你倒說呀！

(唱)莫非說你對我還有意見，
為什麼低頭不語叫我為難！

叶 秋：(唱)宏文他声声向我催問，
哪里知我心中忐忑不安。
我有心答應他兩随心願，
怕只怕到將來不能團圓。
無奈何我只好暫且拖延……

宏 文：你到底怎麼樣？

叶 秋：好，再談吧！

宏 文：怎麼再談呢，我知道你！

叶 秋：宏文……

宏 文：唉！叶秋啊！

(唱)咱二人心心相印不比一般。

咱也曾每日花園來會面，
咱也曾花魚宮里共游玩，
我也曾月上枝頭陪你回轉，
我也曾向你訴出肺腑之言。
若一日見不着萬分想念，
有些人批評我我也心甘；
為什麼你越來對我越冷淡，
總不肯把心腹話對我明言。

叶秋，我真料想不到你對我還是這樣！

叶 秋：宏文！你不要急，我不是不答應，我是想，既然我們互相了解了，互相愛慕，那為什麼就得訂婚呢，不訂婚(馬上變過來)啊，晚點談婚姻問題不是一樣嗎？

宏 文：交朋友，戀愛，到訂婚這是規律，既然到程度了為什麼

不談呢？

叶 秋：你說的對，不過……

〔彭岩上。〕

彭 岩：叶秋！你很愉快呀！

叶 秋：啊！彭岩！（三人對視）讓我給你們介紹一下，這是彭岩同志，這是宏文同志。

宏 文：彭岩同志。

彭 岩：（氣憤地）你好！

宏 文：你來的……你來的正好，請坐。

彭 岩：哼，我來的不是時候！請不要誤會，我……

叶 秋：彭岩坐下吧。正好一起談談。

彭 岩：一起談談？哼，我看我倒是一個多餘的！

宏 文：啊？我明白了。（向秋）怪不得你不答應，原來是這樣。好，我可以告辭先走。（下）

叶 秋：宏文！

彭 岩：請原諒咱這個土包子，大老粗，打斷了你們的談話。

叶 秋：彭岩！你怎麼這樣說話？你應該冷靜一下。

彭 岩：是，我應該冷靜。但你今天別誤會，這是湊巧遇上的。不過我們的問題應當明確一下。

叶 秋：我們的關係——

彭 岩：怎麼？

叶 秋：請你先不用急，請吃塊糖！

彭 岩：糖！

叶 秋：是，我總以為我們能很好的相識，還是應該很好的分開……

彭 岩：分開……你是說……

叶 秋：彭岩！（徐亞榮上，站樹後偷聽）

(唱)我二人相处已二年，
心腹話儿都不隱瞞。
那日晚彼此問明了心願，
无心工作思想上負担。
上級曾批評过好几遍，
同志們常常作笑談。
苦悶了好久这关系应打斷，
又怕你伤心直到今天。
希望你忘却前情別再留恋，
願你前途美滿幸福无边。

彭 岩：(唱)叶秋說話如此冷淡，
身在这儿心在天边。

叶秋啊！

你曾在我面前立誓发願，
你曾再三表示心意坚。
到如今你已經把心意变，
是你負心毀却了諾言。

叶 秋：(唱)我并非无故把心变，
希望你还要諒解我的困难。
虽然是咱二人难如心願，
革命的友情深如海渊。

彭 岩：(唱)你別再来蒙騙我的眼，
你的事儿我都了然。
你已与宏文有了情感，
再別来这一套蜜語甜言。(起身欲走)

卖报童：(上)今天新报！……

叶 秋：彭岩，咱們同志的感情应当……

彭 岩：什么感情不感情的，你先考虑考虑道德問題吧！

叶 秋：彭岩，請你不要难过！

彭 岩：哼，少来这套！別当我是好欺負的！（气下）

叶 秋：彭岩，請你原諒我！

〔上前拉彭，这时叶秋正遇上来打扫公园的园工，叶秋一驚倒地。〕

宏 文：（急跑上）你怎么的了？叶秋，是他打了你了？

叶 秋：宏文！（哭）

宏 文：到底怎么样？是不是他打你啦？

叶 秋：不，不要紧，他，他……

宏 文：他，他要动你一根汗毛，我叫他跪着扶起来。

叶 秋：啊，不是，不是。

宏 文：那是什么？

叶 秋：宏文，是，是我有点怕（投到文怀里）……

宏 文：叶秋，不用怕，他动你一动，我就和他拚。看你臉色煞白，他难道还能杀人。

叶 秋：杀人？……

宏 文：他真敢杀人！我找他去。

叶 秋：宏文，你——

卖报童：今天新报！今天新报！……

——幕 落——

第 二 場（过場）

叶 秋：（唱）急急忙忙回家轉，

顧不得上班把家还。

小鹿扑扑跳提心吊胆，

吓得滿身无力冷汗漣漣。

‘方才我遇見那人，難道真是他？他已經死了為什麼又……

(唱)他本是國民黨情報處長，
他本是特務分子萬惡滔天。
想當年在學校把我欺騙，
歷史上污點背了五年。
這一回可不能把他輕輕放過，
要把他報告給公安機關。

不，不能！

去報告豈不是真情暴露，
去報告豈不是把我牽連！
不報告以後我該怎麼辦？……
也只好把這事壓在心間。

那他再找上我可怎麼辦？難道我還給他做事嗎？不，不能！我絕不再給他們干了。

(唱)這樣事決不能繼續干，
也不要報告免受牽連；
這事情如果一旦暴露，

那時候，我的前途，我的生活，我母親的生活，不都完了嗎！哎！不要胡思亂想了，可能是方才我眼睛花了，看錯人了，他已經死了，怎麼還能來這兒呢？是我看錯了。

(唱)但願是看錯人躲過這一關！（下）

第 三 場

時 間：前一場的晚間。

地 點：彭岩的宿舍。

幕 启：屋里漆黑，彭岩从外面回来，坐立不安，把窗子推开，传来了小卖的叫卖声；晚风阵阵袭来，吹在半截绿色窗帘上。彭岩倒在床上撕了照片。外边踢踏踏的走来老李头，敲门，彭岩不语，李开门，向屋里张望，没看到彭岩。

老李头：怎么，还没回来，这些年轻人！（开灯，彭岩一跃而起，吓的老李头倒退一步）啊！彭同志回来了？

彭 岩：回来了。

老李头：没看到收发室拿钥匙。

彭 岩：放在门上呢！

老李头：出去得锁门啊！（下）

彭 岩：嗯！

〔彭岩倒在床上，又起来，想了一下，在地下走来走去。

咳！

（唱）心绪不安恨叶秋，

没想到你当真把我丢。

这二年我对你感情深厚，

你也是常常约我把公园游。

你爱我我爱你把心事透露，

送手帕作信物叫我收留。

你说过咱二人天长地久，

你说过海枯石烂不把我丢。

这些话到如今时间不久，

为什么又和别人卖弄温柔！

〔喝酒。

有道是心中高兴恨酒少，

以酒消愁愁更愁。

煩惱之事不願想，

它偏偏一件件涌上心头！

〔翻箱，拿出象片，順手拿出一支手槍。一手拿照片，一手拿手槍，看着照片。〕

叶秋，你真狠哪！道德敗坏。

恨叶秋毀諾言如同儿戏，（回原坐位，把槍放下）

恨叶秋性情浮薄如水流，

恨宏文他不該把叶秋来恋，

恨宏文挖牆脚不如馬牛！

也怪我希望寄托她身上，

錯把這一片痴心付东流。

（越想越恨，把象片撕掉。再飲酒，看到桌上手槍）槍！

（唱）你好，你比那叶秋强万分！

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不离我的身。

消灭敌人无其数，

前綫杀敌立功勋。（用槍一比，正遇亞荣上，把她吓一跳）

亞 荣：（笑臉）哎呀！彭岩同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
彭 岩：啊，擦擦槍。亞荣同志，你可別对別人說呀。

亞 荣：哼，又把我当外人了！老实說我早就听叶秋說过你有槍了，可我又告訴过誰呀？……好，不說了。看，你又喝酒了，得注意身体啊！

彭 岩：注意什么，没关系。

亞 荣：没关系？現在你自己可說了不算。

彭 岩：怎么不算，来！喝口！

亞 荣：（喝一口酒，笑着說）你以前行啊，現在你得听我秋姐姐的了。

彭 岩：什么？

亞 榮：听我秋姐姐的話，不然，她会罰你。

彭 岩：她啊，算了！

亞 榮：怎么？

彭 岩：不必談她了！

亞 榮：怎么？你們又鬧意見了。

彭 岩：沒啥，我再也不理她了。

亞 榮：嗨，彭岩你可真会哄人，你們的秘密还能瞞得了我嗎？

彭 岩：說真的我們俩……

亞 榮：为什么？

彭 岩：还不是我的缺点多嗎！

亞 榮：真的嗎？我姐姐那个人就是那样小性脾气不好，不要紧，过两天她就寻思过滋味来了。

彭 岩：随她便吧！

亞 榮：象你在部队鍛炼了这么多年，老干部了，还有什么挑拣的；政治上，文化上，經濟上，比我們高的多嘛。

彭 岩：我还是有缺点。

亞 榮：缺点誰还能沒有点，要是真一点缺点也沒有倒是有問題了。

彭 岩：得，你們女人哪，就是能說。

亞 榮：女人怎么的？女人可不都一样，我姐姐她就不能……

彭 岩：算了！算了！这样人……（拿手枪……）

亞 榮：哎呀，你可不能……

彭 岩：放心，我不能自杀。

亞 榮：彭岩同志，我是知道你是直性子人，可不能一时冲动。

彭 岩：是呀，炮筒子，沒有修养！

亞 榮：沒有关系，等我过两天跟她談談。

彭 岩：拉倒吧！

並 榮：不要气，也不用急，你休息吧！再見！

彭 岩：嗯，再見。（亞榮下）冲动？（把手枪又放回衣箱里）

〔彭方上。〕

彭 方：干什么哪，沒出去看看电影？

彭 岩：啊，哥哥来了，坐吧。

彭 方：方才来一趟沒找到你，家里来信了。

彭 岩：……到“和平”看电影去啦。来信什么事？

彭 方：母亲很关心你的婚事，另外說想你了，想来看看，在这住几天。

彭 岩：嗯，来吧！

彭 方：哎，你又喝酒了？

彭 岩：啊。

彭 方：听說你近来生活太不規律了，工作也不安心，一有時間就到外面蹓躑，也不学习学习。

彭 岩：我知道了，別囉嗦了！

彭 方：青年人正在进步的时候，这样可耽誤了自己。

彭 岩：耽誤，行啦，以后再不喝不就行了嗎。

彭 方：不单是光喝酒。这样对你沒有好处……

彭 岩：行啦，老是这一套，我听膩啦，以后改过不就行了嗎！

彭 方：你是轉业回来的，应当保持部队的光荣，这样一来，大家会对你有看法的。

彭 岩：看法，早就有看法，反正我也打报告了，要求調轉工作。

彭 方：調轉工作？

彭 岩：对了。

彭 方：到哪去？

彭 岩：广州，越远越好。

彭 方：你这是有情緒，哪里还不是党的工作？

彭 岩：就是嘛，哪里也是党的工作呀！

彭 方：好了，我再問你，你恋爱問題怎么样了？

彭 岩：拉倒了。

彭 方：这就好，恋爱是可以的，可是观点，……

彭 岩：別观点了，我永远和她断絕关系。

彭 方：好了。怎么，不出去走走？

彭 岩：不去。不得学习嗎？

彭 方：（一笑）……好，有时间去我那玩玩吧！（下）

〔彭岩目送哥哥走远，来回走两趟，躺在床上，稍静，老李头拿报上。

老李头：彭岩同志，你的报。（拿错）哎，这不是你的，这个是你的。两天的啦。（彭岩接过报，老李头下，临下时看看酒瓶）

彭 岩：（将报放床上）

（唱）轉业整整有二年，

要求自己从不放寬，

领导表揚同志夸贊，

革命工作哪怕艰險与困难。

叶秋对我影响可不淺，

現在我的思想不如从前，

哥哥的話儿应当照办。

〔坐在椅子上看报。

倒不如去看电影免去心煩。

〔拿起衣服、报纸下，稍静。亞荣鬼鬼祟祟上，四外无人，急走到床边，伸手拿枪。

——幕急落——

第 四 場 (过場)

彭 岩：(唱)叶秋来电话叫我把她見，
細思量昨天的事恨在心間。
她和宏文情意非淺，
我何必沒骨气去添麻煩。
再者說哥哥他好心把我劝，
我向他作保証哪能失言。
左思思右想想还是难办，
若不見倒叫她笑我是狹隘心田；
我虽然下决心与她情义断，
也不能使她小瞧我彭岩。

嗯，我还是去一趟。(下)

——幕 落——

第 五 場

时 間：接前場的晚間九时三十分。

地 点：太阳島林蔭深处。

幕 启：天阴的怕人。滔滔流水。树林枝叶遮天，不时听到怪鳥叫声。

园工与亚荣在場上，园工化装成一紳士。

亚 荣：給你。(交給园工一个东西，看不清是什么，园工下)

〔叶秋上。〕

叶 秋：(唱)僻靜的江岸月黑天，